

永樂大典

卷八百八

澆中陶今買萊衣都道不如歸鳥之一笑與之自語人云末句或傳兩箇  
 一身泥非也 杜詩云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陰時蓋此七日之間須有三  
 兩日陰不必皆晴疑子美紀實耳洪興祖引東方朔占書謂歲後八日一  
 雞二犬三豕四羊五牛六馬七人八穀其日晴則所生物育陰則災天實  
 之亂人物俱災故子美云爾信如此說較乃一歲之本何畧之也 唐人  
 袁劉禹錫嘉話云進士陳標詠黃蜀葵詩云能共牡丹爭幾許得人憎處  
 只緣多子常播客花多因取輕於人何憎嫌之有圖譜木芙蓉全似芍藥  
 但患無兩字字易牡丹字欲改此句作得人輕處只緣多來以為善且謂  
 移芍藥二字在句首則可夫予以夫全句為疑或云本草芍藥一名餘容  
 因蠟一絕云花如人面映秋波拒傲清霜色更和能共餘容爭幾許得人  
 輕處只緣多白樂天和錢學士白牡丹詩云唐昌玉蕊花華既東所爭折  
 來比顏色一種如瑤瓊彼因稀見貴此以多為輕固知輕字為勝 紫芝  
 又云兩京作斤貴五銖無人採此高力士詩也嘗直作食筍詩云尚想高  
 將軍五銖無人採是也張文潛作薺羹詩乃云斤上園何曾飽採食江城  
 日至前嘗最獲美最清好因應如採薺吾處則是高將軍所作乃薺詩耳  
 非薺詩也二公同時而用事不同如此不知其誤乎按二詩各因薺薺而

借用作斤貴之句初非用事不同紫芝何其拘也紫芝本篇又云今日校  
 韻圖集通此兩卷皆公在宣城時詩其為地時先人以公真素指示其是  
 時已能成誦今日讀之如見數十年前故人終是面熟但句中時有與昔  
 時所見不同者必是廣晉俗人改易爾如病起一詩云病來久不上曾臺  
 謂宣城臺也雙溪也總有蜘蛛徑有苔多少山茶梅子樹木間齊待主人  
 來此篇最為奇絕今乃改云為報園花美招張故教太守及春來非特意  
 脉不倫然亦是何等語又如櫻桃欲破紅改作綻紅梅粉初墜素改作梅  
 葩殊不知綻葩二字是世間第一等惡字豈可令人詩來又喜兩情詩云  
 豐稷未可期疲瘵何日起乃易疲瘵為瘦飢若當時果用瘦飢二字則此  
 老大陔宥也子謂紫芝論俗子改易張文潛詩是也至引櫻桃欲破紅謂  
 不應改破作綻梅粉不應作葩云是惡字豈可入詩然則紅綻兩肥梅不  
 應見杜子美詩詩正而葩不應見韓退之進學解天葩無根長在目不應  
 見歐陽永叔長篇况今詩人亦多用之豈可如此論詩耶 江州陶靖節  
 集末載宣和六年臨漢曾結謂靖節讀山海經詩其一篇云彤天無千歲  
 猛志固常在疑上下文義不貫遂按山海經有云彤天獸名口樹干戚而  
 舞以此句為彤天舞干戚因筆畫相近五字皆說峯據死誅之撫掌稱善

予謂絃說固美然靖節此題三篇大槩篇指一事如前篇終始記夸父則此篇恐專說精衛衛木填海無千歲之壽而猛志常在化去不悔若併指形天似不相續又况末句云徒設在昔心良辰詎可待何預干戚之猛耶後見周紫芝竹坡詩話第一卷後襲絃意以為已說皆誤矣 白樂天為忠州刺史有東坡種花二詩又有步東坡詩云朝上東坡步夕上東坡步東坡何所愛愛此新成樹本朝蘇文忠公不輕許可獨敬愛樂天屢形詩篇蓋其文章皆主辭達而忠厚好施剛直盡言與人有情於物無著大畧相似論居黃州如號東坡其原必起於樂天忠州之作也歐公詩云王勃爭門隨仗入牙牌當殿報班齊或疑其不然今朝殿爭門者往往隨仗而入及在朝排立既定駕將御殿閣門持牙牌刺班齊二字仗班齊小黃門接入上先坐復陞黃門後出揚聲云人齊未行門當頭者應云人齊上即出方轉照壁衛士即為鞞然此乃是駕出時常日則不同唐李義山霜月絕句云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裏兩蟬娟本朝石曼卿云素娥青女元無匹霜月亭子各自愁意相反而句皆子陶淵明詩酒能消百慮杜子美云一酌散千憂皆借題之句也 子美詩自比履與樂進之詩云事業

數字異同固不足怪予蘇詩一日信步登舟... 暮同首句嘉會宜長日... 兩餘益雜詠作秋物雨未... 吹花... 詞雜詠作唐詞後一... 臣僕何幸長得奉恩私竊意雜詠... 改定友死因從之耳杜甫云新詩改罷自長吟... 忠公詩初若豪邁天成其實關鍵甚密再來杭州作青皇院寒碧軒詩句句切題而未嘗拘其云清風蕭蕭搖寬... 存寬前修竹一尺圍紛紛蒼雪意... 夏單冉冉綠霧霏人衣爽碧各在其中第五句日高山蟬抱葉響頗... 無意而杜詩云抱葉寒蟬靜併葉言之寒碧亦在中矣人靜翠羽穿林... 不待言末句却說破道人絕粒對寒碧為問鷓鴣骨綠何肥其妙如此... 紫芝竹坡詩話第一段云杜少陵遊何將軍山林詩有兩拋金鎖甲苦... 綠沉鎗之句言甲拋於兩為金所鎖鎗卧於首為綠所沉有將軍不好... 之意余讀薛氏補遺乃以綠沉為精鐵謂隋文帝賜張奩以綠沉之甲... 也不知金鎖當是何物後又讀趙德麟侯鯖謂綠沉為竹乃引陸龜蒙詩... 一紫三百竿綠沉森杳冥此尤可笑已上皆紫芝之語予按符堅使能

造金銀細鍊金鳥錢以縲之蔡琰詩云金甲耀日光至今謂甲之精細者  
為鎖子甲言其相銜之密也紫芝工詩而詩話首篇疎失如此何耶綠沉  
為精鐵則不待辨矣 唐薛能詩云莫欺翻落殘牙齒曾喫紅燒餅餃朱  
記新進士時事也王禹偁賀人及第詩云利市欄衫拋白紵餅餃契紅綾似是的對葉事得  
紅綾子嘗以二事為一聯云欄衫拋白紵餅餃契紅綾似是的對葉事得  
石林避暑錄話載燒餅餃為虛足讓詩 顏延年詩屢薦不入官一麾乃  
出守後人誤用一麾出守事以為起於杜牧之然牧之自云獨把一麾江  
海去實用旌麾之麾未必本之顏詩後人因此二字自誤用顏詩耳 湯  
岐公思退在相位作顯仁皇后挽詩云虞妃從掃野啓母柑稽山無一字  
附蓋顯仁初以賢妃從徽宗北狩其後附徽宗葬會稽之水祐陵虞妃為  
徽宗也啓母為高宗也用事可謂的切高宗山陵予進挽詩實取法為其  
云生年同藝祖謂創掌中興之主皆丁亥生也慶壽似慈寧謂母子皆嘗  
慶八十也然不若岐公之工 司空在山舒州太湖縣界初經重報寺過  
馬王河至金輪院有僧本淨肉身塔及不受茶道池邊理山茶自塔院乃  
上寺至本淨生禪巖精巧天成中連斷崖絕壑傍摩萬仞巖牛背石宋室  
善清讀書石如初春中起則是覆身而過危餘之善度此步步皆危上有

一書及李太白書堂一奉王立有太白瀑布詩云斷巖如削爪嵐光破崖  
綠天河從中來白雲漲川谷王按赤文字落落不可讀攝水凌青霄松風  
吹我足予兄子中守舒日得此於宋室公霞今胡仔漁隱叢話載蔡條條兩  
清詩話不言此山但云太白仙去後人有見其詩略云斷巖如削爪嵐光  
破崖綠天河從中來白雲漲川谷王案初文字世眼不可讀攝身凌青霄  
松風吹我足又云舉袖霞條脫招我飯胡麻既誤以斷巖為斷崖與第二  
句相重亦文作初文落落作世眼攝水作攝身皆淺近與前句大相連當  
塗太白集本元無此詩因予中錄寄郡守遂刻于後然皆從蔡條誤本予  
中爭之不從僅能改初為赤而已 世言杜子美詩兩押閑字不避家諱  
故留夜宴詩臨懼卜夜閑七言詩曹閃朱旗北斗閑雖俗傳孫觀杜詩押  
韻亦用二字其實非也卜園杜詩本云留歡上夜閑蓋有投轄之意卜字  
似上字閑字似閑字而不知者或改作夜閑又不在韻卞氏本妙不可言  
北斗閑者蓋漢書有朱旗北斗今杜詩既云曹閃朱旗則是因朱旗北斗  
斗色亦亦本是殷字於斤切盛也殷字於顏切紅色也故音雖不同而字  
則一體是特宣祖正諱殷字故改作閑全無義理今既挑廟不諱所謂曹  
閃朱旗北斗殷又何疑焉 歐陽文忠公外集有早赴府學釋奠詩蓋任



永樂大典

卷八〇八

留守推官倍錢惟演行禮時也諸處本皆如此寫汪達云者題詩集只云  
 拜真却注作國子監試題蓋推演止是使相詩中不應云行祠漢丞相且  
 且豆無三代及首善自西京語皆有嫌疑專指漢事非惟演也當從省題  
 于谷云省題所印如秋獨之朝乃官中試題至於釋真似太平易說諸本元  
 有早赴府學二字書坊傳會勒之耳其云昔齒公卿嘗聞結誦繫豈舉  
 業當用乎所謂漢丞相乃詩句偶然如唐卿周士之類何必拘泥且漢時  
 釋真豈預丞相邪今公外集第二卷書懷感事寄稱聖俞云丞相忽南還  
 送之伊水頭此惟演落平章事移鄧州時亦可丞相外集十四卷送河南  
 戶曹楊子聰序云居一歲相國彭城公薦之彭城惟演所封郡是又呼為  
 相國按唐白樂天集第五十八卷論節度使王鐔除平章事云伏以宰相  
 者人臣極位天下具瞻非有清望大功不合輕授鐔非清望又無大功深  
 為不可此是唐使相亦謂之宰相故有繫銜大勅之後者蓋乃丞相相國  
 宰相三者存使相皆可稱乎之明證達號博洽故著此以示後學 廣西  
 有題夢得處于海上東坡謫儋耳時每為教中州家問坡嘗題其澄邁所  
 居二亭曰清新曰儋崖仿錄陶淵明杜子美詩及舊作數十紙與之夢得  
 以觀其東書及本云書常不厭章而以書字是帝所禁又有雜詩

增諸本共書蓋效非其人各有詔問以獨也一有傳其性可也後魏  
 師時產事有題開國男來錫者生子名之曰荆而字夢得紹興未登科豐  
 厚失雅所主持書室曰見坡乾道中以左奉議郎知吉州龍泉縣子因得  
 直觀坡之翰墨荆去調欽倅未上而卒夢開國男者始謂縣宰耶徐師  
 孫論文云古樂府命題皆有主意後之人用樂府為題者直代其人而措  
 辭如公無渡河須作妻止其夫之辭太白輩或失之推退之琴操得體  
 六經已後便有司馬遷三百五篇之後便有杜子美六經不可學亦不須  
 學故作文當學司馬遷作詩當學杜子美二書亦須常讀所謂不可一日  
 無此君也 三謝詩靈運為勝當就選中寓出熟讀自見優劣也 唐人  
 有詩云山僧不解數甲子一葉落知天下秋及觀陶元亮詩云弊無紀歷  
 志四時自成歲使覺唐人費力如陶源紀言尚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可見  
 造語之簡妙蓋晉人工造語而元亮其尤也 杜子美春中紀行詩如江間  
 鏡奇石未為極勝到曠色帶遠客則不可及已 子美詩云天欲今朝  
 兩山歸萬古春蓋絕唱也予惠州詩亦云兩在時時思春歸處處青又云  
 片雲明外晴斜日雨邊晴山轉秋光曲川長曠色橫昏闇中所得句也  
 東坡作病鶴詩嘗寫三尺長脰瘦軀闊其一字使任德翁輩下之凡數字



有味語不徒發正類其文如讀易詩云推為善相應嫌瘦後有知音可廢  
彈曉而不迫表而不傷所作自不必多也 辭古也沈存中謂先語薩時  
訶三合之音此非是不知梵語何緣得通荆楚之間此正方言各係其山  
川風氣所然安可以義考大抵古文多有卒語之辭如魯斯弱說方宜  
爾子孫繩繩兮以兮為終老子文亦多然母也天只不諫人只以只為終  
狂童之狂也且椒聊且遠條且以且為終唐圖之華偏其反而侯我於著  
乎而充耳以素乎而以而為終既曰歸止有又陳止以止為終無不皆然  
風俗所習齊不可移之末鄭不可移之詩後世文體變不復論其終為辭  
者類仍用此語已誤更欲窮其義失之遠矣 鮑明遠松栢篇悲衷曲折其  
末不以道自釋僕竊依之 老杜作曹將軍丹青引詩一洗萬古凡為空  
東坡觀吳道子畫壁引云筆所未到氣已吞吾不得見其畫矣此兩句二  
公之詩各可以當之 古人文章不可輕易反復熟讀加意思慮庶幾其  
見之東坡送安浮屠第詩云故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僕嘗以  
此語雜生右而書諸紳也 東坡在海外古風詩中亦見其意蓋古人得  
事無不其君子實有子實有子實有子實有子實有子實有子實有子實有子

女始力排暴且能殺時事實與意義最難能如其難則可以論詩矣此所  
以稱孟東野也 楊華既奔梁元魏胡武靈后作羯白華歌今宮人連臂  
踏之聲甚凄斷柳子厚樂府云揚白華風大渡江水生今宮樹無顏色搖  
動春心幾千里回看落日下長秋哀歌未斷城烏起言婉而情深古人絕  
唱也 明遠行路難壯懷衰放若大江河詩中不可此擬大似實證過春  
論 錢希白內翰作擬唐詩百篇備諸家之體自序曰今之所擬不獨其  
詞至於題目豈欲拋離本集或有事跡斯亦見之本傳故其擬張籍上裝  
晉公詩曰午橋莊上十竿竹綠野堂中白日春富貴極來惟重老功名高  
後轉輕身展史未報皇城裏勝實特游洛水濱昨日屢趨三節度淮西曾  
是執戈人擬古當如此相似方可傳 元稹微之樂府古題序云詩之為  
二十四名賦頌銘贊文誄箴詩行詠吟題怨著章標引議雜歌曲辭諸皆  
詩人六義之餘項安世家紀唐人絕句有不可及者余嘗謂杜牧之雲夢  
絕句可作三賢論其辭云日旗雲旆想悠揚一索功高轉楚玉直是扁舟  
五湖客未如終始郭汾陽詩意謂反接不若肥遯之高肥遯不若君臣相保  
之懿使文士評之當作數百字而枚之直以末聯十四字盡之真奇作也  
李商隱詠江都事云地下若逢陳後主豈宜重問後庭花用事命意皆



為精切然溫庭筠用之愈工庭筠云後主宮中有曉鶯飛來只隔西江水  
謂其語但若吟詠景物玩其意則目曉之傑前車之戒皆在其中矣息  
鳩廟在今漢陽軍城中俗呼桃花夫人廟杜牧之嘗作此詩但以求句七  
字斷此一段公案細腰宮裏露桃新脉脉無言度載春畢竟息亡緣底事  
可憐金谷墜樓人前三句可及後一句不可及也以綠珠證息鳩是非判  
然不待下語此正與賈誼對曹公云思劉景升本初父子相類可謂詞  
不迫切而意已獨至矣余嘗見黃太史訂正李太白詩字如送紀秀才  
遊越詩云送爾遊華頂今余發會稽太史云會當作為蓋華頂越中山名  
為吟用思越事可謂精切矣然文選中自有會行一篇專言會稽山川風  
物之美則尤於送人遊越為宜而為吟乃越人思鄉之事及更不切也  
李長山應春詩云藍田日暖王生煙正如司空圖記載叔倫語云詩人之  
辭如藍田日暖王生煙其光潤之態可愛而想之長山此詩本詠婦人而  
後人穿鑿使以中間四句為翠之四曲此詩本自明白不煩注釋注詩者  
之習也蓋多步亦呂二先生韻次河東曹子之言曹子之言曹子之言曹子  
判然也又見任子淵注黃太史潘漢行臣結春秋二三卷臣有杜鵑丹  
拜詩云爾有杜鵑行結有春使行春秋當作春使後呂秘書作皇宋文鑑  
亦用任氏之說獨張左司先生棧云潘漢石本上是春秋字任說非也紹  
熙壬子歲余以漳州教授考註永州過潘漢擢崖石讀太史親蹟如先生  
之言川史口山谷既改李太白詩任子淵安得不改山谷詩耶二事皆為  
傳學所誤故出奇至此杜詩有遣行官張望視稻詩又答嚴武云雨映  
行官傳贈詩蓋唐人例呼官力為行官若今散從官衙官之類韓退之與  
孟簡書云行官自南回得吾兄書者是也如杜詩有為軍送酒盧仝詩有  
軍將送茶皆當時送書之人後人不知遂以兩映行官為兩映行官其去  
本事遠矣風清獵獵弄輕柔欲立晴城不自由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  
無數滿汀洲此詩與人之失所依託也藕花可依而依藕豈不謬哉此揚  
秘監萬里說同年游寺薄仲鴻言親至參積山野寺山圍至今婉然始  
覺杜詩之妙滿山皆櫻桃方熟時山鷓與鷓鴣群食之人皆知鹿山是鷓  
鷓所聚特未知金桃之為櫻桃爾安世嘗讀許慎注淮南子云金桃鷓所  
食食故名金桃意櫻桃字實為鷓今觀游元之言則許氏所謂鷓者實為  
鷓鷓而舍桃又當名為金桃也今西邊人用野櫻桃皮飾刀靶謂之金桃



皮則櫻桃之為金桃無幾矣。蜀人皆言滄溪殊宜種桃。故時黃實無狀。山谷舟中望之極可愛。杜詩所謂千惜春盡過黃知。猶如來者星神也。地初不產。猶如特過客。遠見似是。猶如蜀子。楚詩中過甲紫。應問之。隨人乃是。適應江所出。傳聞之誤。如此非一。後世謂古人當時所得為真者。未必然也。張伯拙軒初夢。先先宴玉津園。武臣趙伯。魏泰曰。錦桃源亦未易假。先先曰。漁人游仙。非漁也。愚也。使其不愚。其肯及梓而回。伯拙進詩云。當時漫說有桃源。始信漁人不得仙。何似玉皇親到處。一時和氣滿山川。遂稱百即日。換通奉大夫。先先嘗於晚春。問劉妃云。蜀中今有何草。本妃以荔支初結子。董草正宜男對。詩有兩鶴巢。名一而義殊。有兩美其德。陳國是其境。子美北征詩云。海國拼波濤。舊驢移曲折。天兵及紫鳳。顛倒在短榻。可謂窮矣。及賦韋維畫古松詩。則云。我有一足好。求婿愛之。不敢錦繡段。已令拂拭先零亂。詩若故筆。為直幹。子美乃有餘。請作畫材。何也。余嘗戲作小詩。示少陵云。百尺寒松老幹枯。韋郎筆妙古今無。何如畫掃錦繡。曾取天吳紫鳳圖。使少陵尚無恙。當為我一掃腹也。以上周紫芝語。子因次公。歲月。題韋維畫松在東都長安。曾北征在歸州。及危從運。時至馬知。而紫芝。九月猶歸。在東官。曾謂少陵。子日出處。自天寶。

東都長安之傳。多在流離。願濟中其所傳。豈如畫松時。壁上元跡。故都。在草堂。竟推本於何。十一少府。竟松樹子於韋少府。竟果栽於徐卿。未幾。構樹。茅屋為風。兩所破。長歌自嘆。至有力。不得救之語。則少陵困苦。又不止於九月。猶歸。始也。越四年。旅舍人遺。綉段。少陵辭之。且云。今我一紙。老姓。倘更無營。埋煌珠宮物。寢處。榻所。嬰觀。此數語。少陵之心。可見。紫芝持來。改歲。月先後耳。子美退之。句律非他人可及。杜云。兩章對秋月。一字借。華星輝。云。肝膽一古。何波濤。兩浮萍。備商。嚴易直之體。四時詩。許在。用云。願。愷之情。詩中語。非淵明詩。山谷在忠州時。摘樂天詩。成十小絕。在。用持來。知耳。杜子美詩云。朱紱。賈平生。又云。扶病。垂朱紱。又云。挈帶。看朱紱。銀章。付老翁。白樂天詩云。金帶。纏腰。衫委地。又云。紫綬。相輝。亦不惡。又云。亦紱。金章。盡到身。韋應物詩云。除書。忽到門。冠帶。使拘束。山林。鍾。尚各天性也。少陵詩有。百計。綠沉。槍。周紫芝。集。趙德麟。以綠沉。為竹。引陸龜蒙。一竿。三百竿。綠沉。綠香。冥。又引廣志。古。方。名。又引劉邵。趙邵。賦。其器。用則。六。方。四。等。綠沉。黃門。堂。豁。魚。腸。了。今。角。瑞。雖。有。依。據。既。云。少。陵。詩。何。尤。下。鎗。字。亦。與。鎗。是。兩。物。趙。次。公。云。以。綠。色。之。物。沈。沫。其。柄。沈。與。沉。同。元。嘉。十。六。年。廣。州。所。作。銀。塗。漆。屏。風。二。十。三。床。綠。沈。屏。風。一。床。又。石。季。龍。出。

乘輿用桃枝扇或綠沉色或木蘭色或紫組色或對金色當以次公之說為正 廣南風俗無市有虛其俗揀虛曠可容衆之地先數日出榜云某日於某處做虛是日貴賤咸集百貨悉備雖謀親田產之類亦於其地主昏閑然而散其地依虛曠故曰虛柳子厚詩云昔若襄鹽歸洞老綠荷包飯趨虛人是也予始至上陌村其地屬湖之武康依山產竹木牙僧門前各有虛地至辰山民荷竹木畢集交橫其中售者紛然不售則牙僧代運真山民得錢買鹽糶米而歸地則虛曠終日無一人跡亦廣南虛之類也 東坡志林載晉薛容云黍熟頭低黍熟頭昂黍熟是以低昂此雖戲語然古人造酒理蓋如此黍稻之出穗也必直而仰其熟也必曲而俯黍則反是此陰陽之物也北方之稻不足於陰南方之黍不足於陽故南方無佳酒一以麴黍陰氣也又曰如海南無黍而用黍作麴酒吾嘗自京載黍百斛至錢塘以釀酒是歲官酒比京釀而北方造酒皆用南黍故常有善酒吾昔在高密用土黍作酒皆無味今在海南取軸上麴作麴則酒亦絕佳以此知其驗 龍壘先生潘地雨十步外路過神正官顧知書吐語曾直有學道者見川者余問曰北人飯黍何由獲曰饒皇象之吃余疑其言之誇彼曰饒皇於乾德福無水不消中饒皇嘗嘗黍酒云小

兩真真欲作泥黑雲頭上正關詩皇皇客路有何好耿耿秋懷如許悲凡生竹與潭似醜修行舉杖頭相宜路逢北客亦不惡野店酒醪時共持 木暮天晴山翠開愛山騎馬入山來心知不是榮桑今一宿西林使却回 詩人多以榮桑今為陶淵明不知劉遵民曾作榮桑今樂天宿西林作 曹叅甫親見凌季大尚書言千里尊羹未下鹽豉未當作未千里未下是 兩地名予嘗取陸機傳考之因侍中王濟指羊酪謂機曰卿吳中何以敵 此機以是對吳中不聞有千里未下地名說恐未確又考之世說但未下 鹽豉則恍然不是未字亦不是地名故杜詩云豉化尊絲熟近又見雲 間志引襄宇志華亭谷出佳魚尊羹陸平原所謂千里尊羹意者不獨指 太湖也孔毅父珩噴論云千里尊羹但未下鹽豉謂尊生水中復人誤以 千里未下為地名可刪去但字劉長卿歷陽詩一鍾蕃葑未千里水蒸羹 亦機之意今人載尊無鹽則化成水少後教父之言驗矣陸三山云尊羹 最宜鹽豉所謂未下鹽豉者言下鹽豉即非羊酪可敵蓋咸言尊羹之美 北苑茶甲天下歲貢龍團不得鳳凰山味潭水不成潭中石黑堅如玉 為研與華星宜熙寧中王嗣始發其妙未破因而名之有龍尾研歌云况 真蘇子鳳味銘戲語相嘲作牛後頓瀆用此傳易 歐陽文忠重交游送







永樂大典

卷八〇八

日煎茶代酒曾有吟句。釋皎然九日同陸處士嘗茶詩云。九日山僧院。東  
 羅蜀也。黃俗人泛新酒。誰解助茶香。自思前輩做事。雖曰自我作。古俱有  
 來塵。李太白陳履常有妾薄命詩。陸務觀反之。末句云。命薄却令天下  
 樂。少陵詩。春歸待一金。來坡註引王逸少春歸待一金事。于政孟子註。  
 古者一鎰為一金。一鎰二十兩。則知百金二千兩。千金二萬兩。此戰國時  
 也。漢賜諸侯王及功臣以下金。凡言黃金者。皆真金。不言黃金者。一金與萬  
 錢。又食貨志。黃金一斤直萬錢。漢賜陳平金二十鎰。則是戰國時四百兩  
 沈存中云。古之一斤。今四兩有餘。其直二千五百。漢之四舍。方及黃金乙  
 斤價例。唐太宗賜功臣黃金各乙斤。若以一金論之。則唐之一舍。視漢之  
 一舍。其價已同於黃金耶。少陵之待一金。可謂動氣。蓋與鎰同。蔡聖老  
 望夫石詩云。千古流傳未是奇。馬韓鐵竹更爭雄。當時仰望終身者。何事  
 淹留竟不歸。前輩以傾死詩能形容妙處。終不若聖老畫情而歸於義云。  
 詩人詠秋。多是感傷。李方叔秋十日詠。窮造化以安天命。悲感友詩云。  
 悲感友詩云。悲感友詩云。悲感友詩云。悲感友詩云。悲感友詩云。悲感友詩云。  
 悲感友詩云。悲感友詩云。悲感友詩云。悲感友詩云。悲感友詩云。悲感友詩云。

常息一摺中詩云。半升僅減淵明酒。二寸境容子夏冠。此冠中之別也。  
 歐陽在穎雪詩。家用瓊玉梅月等字。號白戰體。坡公權守穎遇雪次歐公  
 韻。又作長篇皆效其體。格律一新。聲動當時。其後如山谷詠雪。家貧無酒  
 望隣富。官冷有田知歲豐之句。亦可企二公矣。張子紹雜意山林有戲  
 淵明歸田園詩。今觀喜情詩云。開門玩秋色。愛此佳山林。此真得山林趣  
 也。韋應物剝滌日有帛僧詩云。破衣掛樹老僧云。惜無姓氏急。勤從歐  
 公游。神翁事記。得以名書。何其幸耶。張正見詠梅云。秋言花是雪。不悟  
 有香來。楊誠齋以為警句。韓子蒼用春不雪三字。語意尤新。詩中用三  
 蟬娟字。蟬娟去作誰家妾。人蟬娟也。但願人長久。千里共蟬娟。月蟬娟也。兩洗蟬  
 娟。淨竹蟬娟也。又有山蟬娟。蟬娟是貌也。吳淑蟬送別詩。婦人雖眼軟  
 淚不爭。閑流只因苦。離別揮盡三江秋。月陸龜蒙丈夫非無淚。不洒離別  
 間之句。李義山種花詩云。風露凄凄秋景繁。可憐榮落在朝昏。未夫宮  
 裏三千女。但保紅顏莫保恩。引顏深遠。哀而不怨。末句與樂天行路難之  
 作頗相類也。詩非能窮人。詩工故謂之窮。窮盡也。歐公敘梅聖俞亦云。  
 東坡次秦少游梅花詩。人固長貧。日午飢。未動偶然得一飽。萬象圓期弄  
 亦非謂因詩而後窮。韓文公請島詩云。竹實鳳所食。德馨神所歆。請邪詩

云冥觀洞古今象外逶迤好豈非以詩至郊島而窮其妙耶近代如陳去非以墨梅五詠見知于君上葛魯卿序之遂有窮人達人之說此則備襲詩能窮人之語愈失之矣。曾吉甫喜雨詩無田似我猶懼喜何況人間望歲心真所謂樂民之樂者也。蔡天啓七歲見王荆公公時在將山三門上坐天啓父云小兒能詩乞丞相出一題適三門有榜云人不得於三門池上取魚荆公云此乃題也天啓應聲云門前秋水碧粼粼赤鯉躍出如有神汝要取魚須速去切勿近前丞相真天啓寔集古人句而成章耳許彥周作葉致遠戲書惟第三句不同葉云君欲釣魚須速去。徐東湖送張仲宗詩云詩如雲態度人似柳風流全用張姓事王青章用李太僕文詩云詩成白也無毫敵落筆湖于李勁何全用李姓事前輩作詩精切如此。水仙花外白中黃聖鑰虛通芎如本生武當山谷間土人謂之天蔥楊誠齋水仙詩盛稱千葉為真水仙而前輩常用舊名不知東越園丁種此花能出新意正夏取根碎刻曝之列日中遂為千葉蠟梅湖南謂之狗蠟花賦蠟梅古結枝樞狗蠟者山谷則云京洛謂之蠟梅本身與葉朝萌葉朝萌天有邑津香微露之句自註云嶺南舊微露冰水。蘇黃僧持水仙詩云露清玉臺少香微露重金玉寒年年只作地寒不許春風正眼

看蠟梅詩云寒脾新出東峰奇奴隸春風萬玉枝清香同石蓋尋綠黃姑換骨與西施淒涼鼓角非吾事月到池臺亦汝時桃李盤中無兩實真民清德畏人知喜於詠二花也。趙信陵詩云驚尋護轉窺歌扇風裏花枝學舞腰柳香柳詞云魚市孤燈裏寒碧水村埃葉舞紅子謂趙之詩似詞柳之詞似詩唐詩近織靡後世止稱開元元和者此也今孤文公有遺張祐詩表云凡製五言包舍一義近多放誕靡有宗師前件人久在江湖早攻篇什研機甚苦搜象頗深筆流所推風格罕及故祐之名此諸人稍著信陵即樂天立碑詩所謂我聞望江縣趙今撫俾安在官有仁政名不聞京師者此則又不專以詩名也。紅梅詩葉府與丹來換骨春風吹酒上凝脂曾表甫云徐東湖得意句東坡一見徑稱賞春日詩沾衣欲濕杏花雨吹面不寒楊柳風僧仲甫作朱梅翁親書後見方惟深和周楚望紅梅王純道和傅墨卿寒食詩聯一同若非東坡稱賞梅翁親書則東湖仲甫不得專美矣予頃跋海昌刊蘇才翁行草世以詩為才翁作不知乃樂天詩也。杜少陵詩云遠愁勾漏今不必問丹砂容州勾漏縣白砂洞多白石石中有白丸狀似丹砂梅聖俞詩云鼓添蕓葉福州閩縣王埔傍水有地三畝上有兩石鼓俗傳舊日潮入鼓振今鼓不復振而蕓品最





詩降為楚騷猶足中六律天未食斯文杜老乃獨出陵遲至元白固已可  
憤疾及觀晚唐作令人欲焚筆此風近復熾陳元始難室法吐解移人性  
往長妙筆若言告學者切勿為所怙杭川必至海為道當擇術三山此詩  
當夫業水心序王木叔詩卷云近歲唐詩方盛行聞者皆以為疑夫予所  
聞巧極外物之變態唐人所長也及求於內不足以定其志之所止唐人  
所短也此又與之分辨 吳興俞汝尚選翁題三角亭警句云春無四面  
花夜久一層兩人多稱編括卷陳汝錫師子題八角亭云最好蕭蕭春夜  
雨一層分作兩層聲小宋公云選之選窮文等皆古入意思未到可以名  
家矣然送窮文與揚子雲選貧大意相類蓋古人作文皆有祖述然攻之  
愈深句法尤奇此學者所當致 詩三百五篇是問兒巷婦之言有關  
風教近見書肆圖像人物其事則詳於左中有一絕拾得半文錢上有問  
元字想見團圓時實盡不平事言雖鄙而理到又有一絕夜雨滴空階滴  
滴空階暮空階滴不入滴入愁人耳可謂善於形詠者每見詩人窮日夜  
以苦思欲高而反下欲平而反怪欲明而反晦深有隄於前二詩者多矣  
三山集滿篇皆此類也 曹公本志大業中事作  
山題石氏畫苑詩云幸行無好費事任不卑書又文士以作事遠便者通  
謂之使傳使士衡文賦曰使傳潤澤正綱夫嗚老草一作使傳 虞水丞  
履事西屋一間篇以日我摘韓文公藍田壁記中語玫瑰樓公為汪作德  
書後後作德三十五年以推曹之質未離執璫公餘陰句暗讀未已因以  
日我名身履壁石鼓戴公所記戴公謂文公記語特一時有為而言而承  
不勇于竟為虛設倘曰官無小大各行其志丞宜負子弟恐予之不能守  
其職爾故為之言曰做官休妄想遇事莫安排識者必有取焉先是四月  
二十六日離膝下凡耳目所接雜然有觸於中者先諸歌詠雜擇數解川  
之卷首老學庵筆記吳幾先嘗言參寥詩云五月臨平山下路鶉花無數滿汀  
洲五月非荷花盛時不當云無數滿汀洲康宣仲云此但取句美若云六月  
臨平山下路則不佳矣幾先云只是君記得熟故以五月為勝不然止云  
六月亦豈不佳哉 蜀人石耆公言蘇黃門嘗語其姪孫在廐少卿曰衣  
江頭即長恨歌也長恨冗而冗衰江頭簡而高在廐曰常武與桓二詩皆  
言用兵而繁簡不同蓋此意乎黃門攜手曰不然 世言荆公四家詩後  
李白以其十首九首說酒及婦人恐非荆公之言白詩樂府外及婦人者實  
少言酒固多比之陶淵明輩亦未為過此乃讀白詩不熟者妄立此論耳

永樂大典

卷八〇八

四家詩未必有次序使識不善白當自有故蓋白識度甚淺觀其詩中如  
 中宵出飲三百盃明朝歸揖二千石掬揚九重萬乘主誰浪赤輝金鑄  
 王公大人借顏色金章紫綬未相趨一別蹉跎朝市間青雲之交不可  
 歸來八咸陽談笑皆王公高冠佩雄劍長揖韓荆州之類淺陋有索客之  
 風集中此等語至多世但以其詞豪俊動人故不深考耳又如以布衣得  
 一翰林供奉此何足道遂云當時笑我微賤者却來請謁為交歡宜其終身  
 坎壈也 杜子美梅雨詩云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黃梅港港長江去其  
 細雨來茅茨疎易濕雲霧密難開竟日蛟龍喜盤渦與岸回且成都所賦  
 也今成都乃未嘗有梅雨惟秋半積陰氣今蒸溽與吳中梅雨時相類耳  
 豈古今地氣有不同耶 山谷水仙花二絕淡掃蛾眉管一技及只此江  
 梅無好枝者見於李端叔集中然非端叔所及也賀方回作王子開挽詞  
 和雙終歸翅千特不葬其者見於秦少游集中子開大觀己丑卒於江陰  
 而遂葬臨城故方回此句為工時少游已沒十年矣水仙花則不可考然  
 氣格似山谷晚作不獨端叔也 又嘗見鄭毅夫夢仙詩曰投我碧簡書  
 奇篆端丹砂贈之不可讀身凌紫雲天笑曰此人不識字毅夫曰不然  
 吾乃爾太白詩也公大笑曰自言賦等 會慶書局藏書

探石城秋亡兄仲高及陳阜卿皆喜讀之端節亦任官晚得病表一郡而  
 卒其詩不善傳 夜涼疑有雨院靜似無僧潘道遠詩也 國史補記李  
 端宴郭暖駙馬宅賦詩有苟今何郎之句衆稱絕妙而其詩乃不傳山谷  
 作餘醜詩用之云露濕何郎試滿鉢日烘菊今柱爐香遂為古今絕唱不  
 知端詩能及之否 紹興中有貴人好為非諧體詩及晏容詩云綠樹帶  
 雲山卷盡斜陽入竹地銷金上汪內相啓云長嶽脫却青羅帳綠玉千層  
 俊鷹解下綠絲條青雲萬里後生遂有以為工者類是時前輩猶在雅正  
 未衰不然與五代文體何異此事繫時治忽非細事也 宋文安公自禁  
 度謫鄜州詩云九月一日奉急宣連作趨至闕門前忽為典午知何罪謫  
 向鄜州更惘然蓋當時謫者召至闕門受命乃行也 范子止云曾見  
 東坡手書四州環一島詩其間茫茫太倉中一句乃巨區魏中采不知果  
 否蘇季真云寄張文潛枕柳杖詩物本云酒半消其下云江邊獨曳枕柳  
 杖林下閒尋草橫笛感孝章又誤為孝操已而悟故盡易之雖其家所傳  
 然去今所行亡字韻殊遠恐傳之誤也 杜詩夜闌更秉燭竟謂夜已深  
 矣宜睡而復秉燭以見久客喜歸之意僧德洪云史當平聲讀為有是  
 哉 先夫人切多在外家范氏言諸昆諸杜詩穉子也能吟晚來幽獨恐



傷神也字恐字皆作去聲讀。韓退之詩云夕照湘陽路八七。歐公云長  
 陵此去更三千謂八十里三千里也。或以為歇後非也。書獨成五服至于  
 五千。注云五千里論語冉有曰方六七十如五六七十。注亦云六七十  
 六十里也。老杜哀江頭云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忘南北。言方皇  
 或避死之際欲往城南乃不能記孰為南北也。然荆公集句兩篇皆作欲  
 往城南望城北。或以為所誤。或以為改定皆非也。蓋所傳本偶不同而意  
 則一也。北人謂向為望謂欲往城南乃向城北亦皇意避死不能記南北  
 之意。潘岐公自行官留守出為會稽朝士以詩送行甚衆。周子充在館  
 中亦有詩而亡之。岐公以書再求曰頃蒙贈言乃為敬者賦去子充極愛  
 其遺辭之婉。張繼楓橋夜泊詩云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  
 歐陽公朝之云句則佳矣。其如夜半不是打鐘時。後人又謂惟蘇州有半  
 夜鐘皆非也。按于鄴象中即事詩云遠鐘未半夜明月入千家。皇甫再秋夜  
 宿會稽嚴維宅詩云秋深臨水月夜半隔山鐘。此豈亦蘇州詩邪。恐唐詩  
 僧寺自有夜半鐘也。京都街鼓今尚廢。彼生指唐詩文及街鼓者。性性茫  
 然不能知况僧寺夜半鐘乎。宋白尚書詩云風聲塵地散。處處鐘聲南  
 宮入。此詩上句才衣似雪可憐。此詩上句才衣似雪可憐。此詩上句才衣似雪可憐。

常人奉好詩天德。宋詩雖多疵頓而諸意地有警後者。故其自謂如此  
 杜少陵月詩云微升紫塞外已隱暮雲端。前輩以為藏庸索恐未必然。若  
 初到成都詩云鳥雀夜各歸中原香茫茫初月出不高。眾星尚爭光。此則  
 或為時事發然憂愛忠敬之意。對然見於言外。非讚刺也。鄭介夫善作  
 詩多至數十篇。讀黃州過赦得歸有句云未言路上舟車費尚欠城中酒  
 樂錢。似似王元之也。會稽法雲長老喜為童子時初不識字。因掃寺  
 廊。忽若有省。遂能詩。其警句云地爐無火客囊空。雪似楊花落處窮。拾得  
 斷麻縫壞袖。不知身在寂寥中。程公闢修撰守會稽。聞喜名。一日召之。與  
 遊義山上方院。索詩。喜即吟云。行到寺中寺出觀。山外山。蓋戲用公闢體也。  
 許宏潔書詩人諷詠自有主意。觀者不可泥其區區之詞。聞見錄曰。樂天  
 長恨歌。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眠。豈有興慶宮中夜不點燭。明  
 皇自挑燈之理。步里客談曰。陳無已古墨行。謂唐思殿裏春。將半燈火闌  
 殘。歌舞散。自書細字。答邊且萬國風。煙入長算燈火闌。殘歌舞散。乃打鎮  
 夜深景致。唐思殿不應如是。二說甚相類。僕謂二詩正所以狀宮中向夜  
 蕭索之意。非以形容威麗之為固。雖天上非人間。此使言高燒盡燭。貴則  
 貴矣。豈復有長恨等意耶。觀者味其情旨。斯可矣。杜子美送李龜年詩曰

峻王宅裏尋常見，曾見堂前幾度開。正見江上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  
韓退之并詩曰：嘗讀宅中今始見。葛洪山下昔曾窺。泉石空看影正  
是行人局死時。杜詩：老妻畫紙為春局。稚子敲針作釣綸。韓詩：已呼孺人  
憂鳴琴。更遣稚子傳清盃。因知韓詩亦自杜詩中來。儲光羲詩：孺人善遊  
迎稚子。解趨走孺人。對稚子又出於江海。張翥：魯直詩曰：管城子無食  
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人謂此體自魯直初見僕，謂不然。唐詩此體甚多。  
張祐曰：賀知章口徒勞說孟浩然，身更不疑李益曰：柳吳興近無消息。張  
去公貧苦寂寥書，休曰：郭尚父休誇塞北裝。中令莫說淮西壯。馬駒曰：卷  
一第時供釣線，種十年竹作漁竿。皆此句法也。諺之似覺，雖辭其實，協律  
張華等還師歌曰：昔往肩隆暑，今來白雲霏。劉禹錫曰：昔看黃菊與君  
別，今見玄蟬我卻迴。權德輿曰：去時樓上清明夜，月照樓前撥亂花。今日  
成陰後，成子可憐春盡未歸家。皆紀時也。此組詩皆我性夫揚柳依依，今  
我來思兩堂霏霏之意。方干詩曰：去時初種庭前樹，樹已勝菓人未歸。  
張文潛與陳文忠公題松江詩：卷句云：西風斜日曬魚書。松江有鱸魚  
本當用此鱸字，而數本見皆作香字。魚本為鱸，嘉魚直屬耳。安得香我  
松江鱸，鱸以魚鱸不香，作是字以香鱸而性，性香香鱸，鱸香鱸鱸，鱸鱸小

船。鱸魚獨有香，李賀伯詩曰：香鱸何處羨鱸魚。魚作香字，未謂非也。僕謂作  
者正不如是之。况劉夢得詩曰：湖魚香勝肉，孰謂不香。香耶。但此鱸  
魚香云者，謂當八九月鱸魚肥美之時，節氣味耳。非必指魚之馨香也。張  
右史之說既已失之，而周知和乃復強牽引蘇黃二詩以證鱸魚香之說。  
且說花以善橙性往馨，有遠聞，其見謬甚。所謂道在通而求諸遠，鱸魚香  
字比鱸魚柳甚覺氣味長，更與識者參之。杜子美詩：震雷翻幕燕，驟雨  
落河魚。姚合詩：鴛鴦陸陸采，暮雨落江魚。皮日休詩：高風翔砌鳥，暮雨失  
池魚。唐人詩句中用俗語者，惟杜荀鶴羅昭諫為多。荀鶴詩曰：低恐  
為僧僧不了，為僧得了盡輸僧。曰：乍可百年無稱意，難教一日不吟詩。曰：  
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城口過殘春。曰：舉世盡從愁裏老，誰人肯向死前  
問。曰：世間多少能言客，誰是無愁得睡人。曰：達人不说人間事，便是人間  
無事人。曰：莫道無金空有壽，有金無壽欲何如。羅昭諫詩曰：西施若解  
亡人國，越國亡來又是誰。曰：今宵有酒今宵醉，明日愁來明日愁。曰：能消  
遣化費多力，不受傷和一點塵。曰：只知事逐眼前去，不覺老從頭上來。曰：  
時來天地皆同力，命去英雄不自由。曰：採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為誰  
甜。曰：明年更有新條在，撥亂春風卒未休。今人多引此語，性性不知誰作。

誤用衛霍事不獨王維爲然僕觀高適詩亦曰銀鞍王勒繡登孤女逐  
時姚破骨都李廣從來先將士衛青未肯學孫吳按漢書不學孫吳其  
法乃霍去病非衛青也此詩亦與王維同是亦以去病事爲衛青用蓋衛  
霍同時爲將而二傳相近故多誤引用之

水經大典卷之八百八



# 永樂大典

## 卷八三一

重錄他校官侍郎且高

學士自體事

分校官然討且共可討

書寫儒士且章

國照監士且尸之先

且李